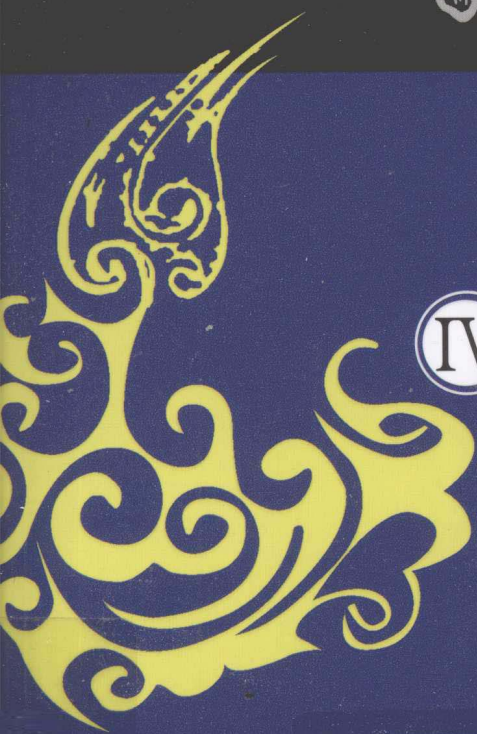


- 银车奇案
- 杀人陷阱



独家授权热播大戏同名小说

钱雁秋 著



IV

狄神探 仁杰

下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独家授权热播大戏同名小说

钱雁秋 著

神探 狄仁杰

IV

下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目录

(下 册)

第二部 杀人陷阱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章 | 使障眼狄公巧脱身 | 327 |
| 第四章 | 圆通寺凶僧布刀兵 | 360 |
| 第五章 | 遭伏击使团再遇阻 | 389 |
| 第六章 | 突勒乱吉利中毒箭 | 411 |
| 第七章 | 假神力狄公连断案 | 435 |
| 第八章 | 出阳关狄公闯鬼店 | 468 |
| 第九章 | 遭突变月氏国遇险 | 495 |
| 第十章 | 投钓饵老虎沟擒贼 | 523 |
| 第十一章 | 差斥遇害月氏惊变 | 550 |
| 第十二章 | 祸起宫闹亲王殒命 | 574 |
| 第十三章 | 审娜鲁循踪辨真凶 | 591 |
| 第十四章 | 破奸计联军剿逆匪 | 624 |

第三章 使障眼狄公巧脱身

一骑战马飞驰而来，驶过统叶护大街，马上的斥堠高声喊着：“闪，闪！”路上行人纷纷闪避。战马穿过大街，飞奔至牙帐前，斥堠翻身下马，冲进大门。

吉利可汗、拔汗那以及突勒执政布山快步走进牙帐。早已等在那里的斥堠单膝跪地，将塘报双手呈上：“可汗，李元芳大将军从凉州发来的六百里加急塘报！”

吉利可汗接过塘报，打开来飞快地看了一遍，登时发出一声惊叫。拔汗那忙问：“父亲，怎么了？”

吉利可汗道：“押运贺鲁和乌勒质的大周卫队和虎师骑军，在纳拉特山口遭遇埋伏全军覆没，贺鲁和乌勒质被劫！”

拔汗那和布山大惊，拔汗那问道：“是谁，谁干的？”吉利可汗深吸一口气，将塘报递给拔汗那，拔汗那接过来看了一遍，猛地抬起头道：“齐戈的鹰师！”

布山道：“什么？”他接过塘报看了一遍，登时倒吸一口凉气道：“真的是齐戈……”吉利缓缓点了点头。

拔汗那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我早就想到，一定是他！父亲，立刻派遣虎师，剿灭齐戈麾下的鹰师和豹师吧！”

吉利可汗摇了摇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拔汗那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吉利道：“押解贺鲁与乌勒质是我与狄公暗中商定的，可以说绝密行动。而今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们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

说不出。如果我以这个名义出兵征伐齐戈，咄陆五部定会联合其他各部的噶和俟斤谴责我申谋大周朝廷，谋害贺鲁，此事一旦张扬开来，我的汗位恐怕就岌岌可危了。贺鲁会以‘伙同汉人谋害突勒贵族’为借口，联合突勒各部的好战贵族共同举事，而本来同情我们，支持两国和平的贵族也会因此袖手旁观，到那时，我们就难于收场了。”

布山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可汗殿下说得很有道理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”

吉利道：“而今，突勒国内很多贵族本来就认为我与大周结从甚密，伤害了突勒的利益，如再授之以柄，今后各部落就更难以钳束了。”

拔汗那道：“可父亲，对于齐戈这样的咄陆部死硬分子，是不能过于手软的，此次行动是明显的试探，如果不给他们一个有力的回击，今后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！”

吉利沉吟道：“消灭齐戈，咄陆五部会立刻反叛，这就意味着突勒将要爆发全面战争……”他缓缓摇摇头道，“不，现在还不是时机。”

拔汗那不甘道：“父亲，此事难道就这样算了？”

吉利一摆手道：“只要和亲成功，贺鲁便再也无法兴风作浪，战争消弭于无形，一切就会安定下来。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迎阳公主安全抵达石国。”

布山赞道：“不错，此乃上上之策。”

吉利道：“拔汗那，你立刻替我修书给凉州的大将军李元芳和王孝杰，告诉他，我将派遣虎师主力前往两国边境，迎接公主到石国。”

拔汗那问道：“两军在何处会合？”

吉利走到地图前道：“我突勒与大周两国边境之间，均有上百里缓冲地带，只有乌什海，东临大周，西近突勒，中间缓冲地带只有五十里，那里是茫茫戈壁，地势平缓，易于大军行进。”

布山点点头道：“而且，乌什海附近没有盗匪马贼，非常

安全。”

吉利指指着地图道：“拔汗那，你立刻告知李元芳和王孝杰二位大将军，请右威卫大军护送公主到乌什海东侧，而后，使团穿过乌什海戈壁，我亲率虎师在西侧等候。”

拔汗那道：“是。”说毕，转身走出牙帐。

吉利可汗望着他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

咄陆部小牙帐是五部首领大俟斤居住之地，位于吹河北岸的戈壁中，分为牙帐区和宿营区。牙帐区是军事重地，守卫异常森严。

贺鲁把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所示——“乌什海”三字上。贺鲁抬起头，目光望向众人，乌勒质、齐戈及几名咄陆部的俟斤对望着缓缓点了点头。

贺鲁道：“乌什海位于大石城西五百里的戈壁之中，地势开阔，周围又有风化的山峰、土丘，是设伏的最佳地点。”

乌勒质道：“太子殿下，这一次吉利可汗吃了个哑巴亏，我想，护送公主到石国，他一定会派出最精锐的虎师。”贺鲁点点头。乌勒质接着说道，“一旦虎师主力出动，就算齐戈麾下的两个鹰师、三个豹师倾巢而出，也难与之抗衡。”

齐戈接口道：“不错。虎师战斗力之强，我们难以望其项背。如果攻击失利，我们的计划恐怕就很难达成了。太子殿下要做好打算呀。”

贺鲁微笑道：“你们说得不错，虎师乃天下精兵，确实很难对付。所以我们才要避开虎师，利用驭风者的速度和技术进行突袭，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。”

乌勒质道：“话是不错，可怎样才能避开虎师呢？”

贺鲁神秘地一笑，道：“当然是要知己知彼。”

乌勒质和齐戈等人对视一眼道：“可怎么才能做到？”

贺鲁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道：“我们还有一张王牌。”他冲众人招了招手，乌勒质等人围上前来……

牙帐区内戒备森严，巡逻队往来穿梭。

远远的，有则理惠快步走来，守门的卫兵伸手拦住她道：“太子殿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！”理惠探头向里面看了看，转身离去。

理惠快步转到牙帐后，看四下无人，纵身而起，跃到帐顶，抽出腰间短剑将篷布划开一个小口，向帐内望去。只见贺鲁等人围在地图前，低声商议着什么，贺鲁的手指不停地指向地图，理惠静静地看着。忽然，一只手轻轻拍在她的肩膀上，理惠吃了一惊，转过头来。义直古麻吕蹲在她身旁，冲牙帐下面指了指。理惠转身向下望去，只见一支巡逻队远远开来。理惠一惊，赶忙拉着义直趴在帐顶上。不一会儿，巡逻队穿过牙帐向前面走去。理惠二人纵身而起，跃下牙帐。

理惠和义直快步从牙帐区走了出来，来到自己的帐篷前。义直轻声道：“刚刚你在看什么？”理惠四下看了看低声道：“贺鲁和齐戈又在密谋，我想很可能与公主有关。”

义直惊道：“哦，难道他们要袭击公主？”理惠摇摇头道：“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，我听不太清，只是听贺鲁好像提到了公主。”

义直深吸一口气道：“这群恶贼！我真恨不得现在就闯入牙帐，将他们全部杀死！”理惠劝道：“古麻吕，忍耐，忍耐，只有忍耐我们才能找到机会。”义直点了点头。

理惠道：“我要去一趟凉州，将此事告知李大将军，请他小心提防。”义直忧心道：“可是理惠，你想到过没有，我们现在是助纣为虐、陷卫队于死地的叛徒，李大将军怎么会相信你？”

理惠坚定地道：“孟子云：‘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这就是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道理。”

义直点了点头：“我懂了。你放心吧，这里我来应付。你可千万要小心！”理惠道：“我会见机行事。”

第二部 杀人陷阱

四面边声连角，暮色中的雄关凉州更显雄浑苍凉。沉浑的号角声中，一队队城防军登上城头。李元芳站在垛口，望着冉冉落下的夕阳，心中很不平静。身后响起了脚步声，王孝杰和曾泰走到身旁。王孝杰道：“斥堠来报，虎师大军已开到距乌什海五十里处的大非川扎营，我们明日便要出关。”李元芳点了点头。“我率主力将你们送到乌什海西侧，而后，你和曾大人率使团穿过缓冲地带，吉利可汗率虎师主力在东侧等候。”

曾泰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威卫主力不能护送使团穿过缓冲地带？”

王孝杰解释道：“这是两国和议之后达成的盟约，双方主力均不可越过缓冲地带。所以没办法，你们只能自行通过乌什海。”曾泰道：“是这样。”

王孝杰道：“曾大人请放心，乌什海东西两侧相距只有五十里，而且非常安全。”

曾泰点了点头，目光望向李元芳，只见元芳遥望远方，似乎没有听到二人说话。曾泰叫道：“元芳，元芳……”李元芳猛醒道：“啊……”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李元芳长出一口气，怅然道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此次西来总觉得心中沉甸甸的。也许是因为职责重大的缘故吧，总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。”

曾泰道：“嗯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有同感。”

王孝杰开解道：“和亲关乎两国边境和平，百姓安危，是何等的大事，你们有这种感觉也很正常。元芳，明日就要启程，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李元芳点了点头：“一切就绪，只有公主还不知道。”王孝杰诧异道：“你没有告诉她？”

李元芳笑了笑：“怕她知道了，又要发疯。”

王孝杰解嘲道：“你也真是不容易，对付贺鲁一伙已经够伤脑筋了，还要应付这位随时爆发的公主奶奶。”

曾泰道：“元芳啊，丑媳妇总要见公婆。早晚都要说，晚不如早，一旦有什么差池也好补救。”

李元芳笑了笑：“公主这个人虽然有些任性，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，对她我倒并不是太担心。”曾泰松了口气道：“那就好。”

李元芳道：“说句实话，真正令我担心的是贺鲁和乌勒质在纳拉特山口被劫之事……”曾泰愣住了：“哦……”

王孝杰大不以为然：“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事情发生在突勒境内，内奸有则理惠和义直古麻吕是圣上钦点的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还能怎样！我想，圣上是不会责怪的。”

李元芳道：“我倒不是怕圣上责怪，只是，只是担心会连累到大人。”曾泰一惊：“可这与恩师有什么关系，怎么会连累到他？”

李元芳摇摇头道：“预感，不祥的预感……”曾泰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王孝杰笑着拍了拍二人的肩膀道：“好了，二位，就别杞人忧天了。我看你们还是赶快回去，将明日移驾之事告诉姑奶奶吧，那才是个雷呢！”

李元芳、曾泰相视而笑。

公主武元敏坐在梳妆镜前，一动不动，呆呆地望着自己。脚步轻响，春红端着茶走了过来，轻声叫道：“公主。”

武元敏抬起头问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春红答道：“已是酉初了。”

武元敏点点头：“我说怎么天都黑了。”春红调笑道：“您都在镜子前坐了好几个时辰了，不错眼珠地看自己，公主，自己有那么好看吗？”

武元敏瞪了她一眼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花痴呀，看自己解闷儿。”春红“扑哧”笑了出来：“跟您逗乐呢。”

武元敏轻轻叹了口气道：“李元芳呢，还没来？”

第二部 杀人陷阱

春红摇摇头，吃吃地笑道：“看您每天等李大将军的样子，真像是小媳妇在等自己的男人。”

武元敏脸一红道：“去……别瞎说，让人家听见。”她长长地叹了口气道，“春红，说句实话，只要能嫁给他，要我做什么都愿意。”

春红望着她，小心地劝道：“公主，真想不到，您会这么痴情。可您知道吗？自古都是多情却被无情恼，您可千万不能当真呀！”

武元敏长叹一声，泪水溢出眼眶，她轻轻地靠在春红身上道：“我知道，其实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。”

李元芳快步向正堂走来，到了门前，他停住脚步，沉吟片刻，又转身向回走去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开了，武元敏站在门前望着他。李元芳轻轻咳嗽一声道：“公主。”

武元敏道：“怎么，你要走？”李元芳忙掩饰道：“啊，不，忽然想到，有件事情还没有处理……”

武元敏道：“这件事比我重要吗？”李元芳赶忙道：“当然不是。”

武元敏回身走进堂中，李元芳摇摇头，赶忙跟了进去。

李元芳走进正堂，春红冲他眨了下眼，快步走了出去，回手关闭堂门。李元芳定了定神道：“公主，我来是想告诉你……”

武元敏望着他，平静地道：“明天我们就要出关了。”李元芳一愣：“怎么，您都知道了？”

武元敏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。我听春红说，此事早已决定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李元芳轻轻咳嗽一声道：“恐公主心中不悦，这才刻意隐瞒。望公主恕罪。”

武元敏走到李元芳身前，望着他道：“我知道，很多事情无法逆转，当然也不是你能够决定的。我不会难为你，只是要你在乎我！”李元芳缓缓点了点头。武元敏搂住他的脖子，在李元芳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道，“我爱你！”元芳吓得连退两步：“公主

你……”泪水从武元敏的眼中滚落下来，她轻声道：“再过几天就要到突勒了，你走了，卫队走了，所有人都走了……我一个人呆在那里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……”

李元芳赶忙道：“卫队和随行人员都会陪公主留在突勒。”

武元敏猛地抬起头道：“你呢？”李元芳一怔道：“臣是使节，要回朝交旨。”

武元敏凄然一笑道：“漂亮的借口……你，会来看我吗？”李元芳顿了顿道：“是，臣一定会来的。”猛地，武元敏嘶声喊道：“你不会，你不会！你骗我，骗我……”边喊边大哭起来，李元芳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劝慰。良久，武元敏抽咽着道：“你走吧。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！”李元芳如蒙大赦，转身逃出门去。

李元芳走出正堂，回手关闭大门，忽然，一股伤感之情涌上心头，他探身望向堂内。堂内隐隐传来武元敏的啜泣声。李元芳的眼圈也有些红了，他轻声道：“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到突勒去看你！”武元敏猛地抬起头，脸上如梨花带雨，绽开了笑容。李元芳深吸一口气，转身离去。

李元芳缓缓走在后园外的回廊中，四周一片寂静。微风吹过，他停住脚步，眼角似乎噙着泪花。

远处谯楼上传来隐隐的梆铃声，李元芳长叹一声向前走去。忽然，一点轻微的响动传进了他的耳中，李元芳猛地停住脚步，头也不回，身体后纵，掌中刀闪电般向身后不远的树丛中劈去，当当两声金铁撞击声，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冲出树丛，正是理惠。

她猛地抬起头来，与李元芳四目相对。李元芳吃惊地喊道：“是你！”理惠急切道：“大将军，是我。”

李元芳咬碎钢牙：“你这无耻的内奸，助纣为虐，买放凶徒，今日落入我李元芳手中，定不与你甘休！”说着，他一声断喝，身体腾空跃起，掌中刀化作一团寒雾闪电般卷向理惠。理惠闪展腾挪，却难及李元芳刀法如神，“嚓嚓”两声，理惠发髻被钢刀斩断，长发登时散落下来。

第二部 杀人陷阱

理惠瞅个空当儿，挥刀架住李元芳的短刀道：“大将军，末将等为人陷害，身不由己。不想多所解释，俗语道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多余的末将不说了，贺鲁等人正在筹划阴谋，目标很可能是公主，大将军一路之上千万要小心！”李元芳愣住了。

理惠趁此机会，长刀一抖，架开元芳的短刀，纵身而起掠出府外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李元芳望着她的背影，心中不觉失惊。

曾泰和王孝杰率卫士赶来，曾泰道：“元芳，怎么了？”李元芳道：“有则理惠刚刚离开。”曾泰和王孝杰对视一眼，吃惊地道：“她，她怎么敢来？”李元芳道：“她告诉我，贺鲁一伙儿正在筹划阴谋，破坏和亲，要我们小心。”曾泰奇怪地道：“哦，她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？”王孝杰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定是别有用心。”李元芳缓缓摇摇头，陷入了沉思。

号角连天，鼓乐动地。赐婚使团在右威卫精锐的拱卫下缓缓开出凉州。大将军王孝杰率骑军为前锋，李元芳、曾泰率千牛卫队、仪仗卤簿及公主的鸾驾为中军，左右两翼是骑步混成的侧军主力。

鼓乐声中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西开进。

内卫和千牛卫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将狄府团团围住。

狄府正堂大门紧闭，如燕在台阶前焦急地徘徊着。管家狄福端着饭菜快步走来，指了指正堂。

如燕摇摇头道：“已经两天了，不吃不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狄福轻声道：“小姐，老爷不会……”他比了个死的动作。

如燕瞪了他一眼道：“闭上你的乌鸦嘴！你才快要死呢！”狄福委屈地道：“小的这不担心嘛！”如燕摆摆手道：“行了行了，把饭端下去吧。”狄福答应着，转身离去。

如燕长叹一声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。

狄公坐在榻上，双目紧闭，静静地思索着，脑海中飞快地掠过一幅幅画面：善金局，沙尔汗制作黄金大盘；上阳宫，皇帝武

则天宣布“海兽戏波黄金大盘”是给吉利可汗的贺礼；黄金大盘中央缓缓打开，一棵玛瑙树冉冉升起……

猛地，狄公双眼大睁，他站起身脱口道：“黄金大盘！吉利可汗……”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踱了起来，口中喃喃地道，“善金局劫案与这个核心阴谋究竟有什么关联？他们要用这些金银做什么勾当呢……”他的目光望向了手中的半截纸片，纸片是从死去的沙尔汗口中抢下来的，上面写着“……洛阳东百二十里上……”他慢慢走到地图前，手指点在一百二十里处的小刘庄。

他静静地思索着，忽然，眼睛一亮，轻声道：“小刘庄，这定是他们接头之处……我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！”他沉吟半晌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冲外面喊道：“狄福！”堂门“砰”的一声打开了，如燕冲进来道：“叔父！”

狄公道：“如燕呀，我正要让狄福去叫你。”如燕急道：“叔父，已经两天了，您把自己闷在正堂里不吃不喝，可把大家急坏了！”

狄公长叹一声道：“难为你们了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有些措手不及。我必须全面回思，理清头绪……我们究竟出现了什么纰漏，致使对方乘虚而入，一举成功。”如燕道：“那，您想明白了吗？”

狄公缓缓点点头道：“是因为我们本末倒置，对核心阴谋不够敏感，这才落入对方彀中。”如燕如坠雾中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狄公深吸一口气，解释道：“前些日子，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善金局劫案和银匠失踪案中，经过艰苦卓绝地调查，最终救出了失踪的银匠，找回了银马车。就在我们沾沾自喜，以为破解了对方阴谋的时候，真正的危险悄悄逼近了。因为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，就是过分着力于这两个旁枝案件，而恰恰忽略了整个阴谋的主干。”如燕道：“您是说，善金局劫案和银匠失踪案是旁枝？”

狄公点点头：“不错。”如燕道：“那您说的主干指的又是什么呢？”

狄公道：“这个阴谋的主干，当然就是贺鲁和沙尔汗等人的

最终目的——除掉我和吉利可汗，挑起两国的战火。其实在此之前，已有很多征兆显现出来，比如，公主在三仙庵中见到的那个南山；真沙尔汗的下落，以及这些人为什么要仿制大汗之戒，等等。然而，却都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这才致使对方有充裕的时间开展计划。而我们却只顾专心破案，彻底忽略了它们与核心阴谋之间的关联，才造成今日的恶果。”他长叹一声道：“怨我，都怨我！一时疏忽，不查之下误中歹人奸计，以致酿成大祸。”

如燕道：“这怎么能怪您呢，谁能想到一个案件之中竟会有这许多阴谋？叔父，这两者之间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狄公道：“银匠失踪案是为了善金局劫案做准备，对吗？”如燕点点头：“这个我明白。”

狄公启发道：“那么善金局劫案又是为谁做准备呢？”如燕摇了摇头。“当然是为了两国开战做准备。”如燕吃惊地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狄公道：“突勒是游牧部落，世代逐水草而居，一切用度都要依靠周边小国进贡，或靠劫掠得来。贺鲁想要与天朝开战，从马匹武器到被服粮草、铠甲饲料，都必须要进行充足的准备。”如燕点了点头。“然而，他们的手中却没有储备大量银钱。”如燕恍然大悟道：“您是说，他们拿抢来的钱去进行开战前的准备？”

狄公道：“难道不是吗？众所周知，突勒人最缺少的便是铁器。两国交好时，榷场开放，很多突勒商人使用马匹换取汉人的铁器。”如燕道：“不错，这我也听说过。”狄公继续讲道：“没有铁，就无法打造兵器，难道他们不需要花钱去购买吗？大军会战，士兵需要吃饭，马匹需要饲料，从前他们可以靠劫掠边境的镇甸乡村来获得，然两国和平之后，吉利可汗严加约束部下，不可侵犯掳掠大周边境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粮食给养便没有了来源。想要开战，粮草当然也要花钱来购买。”如燕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“正因如此，沙尔汗和贺鲁才甘冒奇险袭击善金局，抢夺那一百一十两金银。那么，你想想，当他们得手之后会

“怎么样呢？”如燕答道：“当然是拿这些钱去购买开战必备的物资。”

狄公赞道：“一语中的。如果这个推断成立，那么从假沙尔汗口中夺下的这半张纸条上所写的地址，就一定是他们的联络地点。”如燕双眉一挑：“哦？”

狄公点点头，讲解道：“我想他们的计划一定是这样的，沙尔汗突袭善金局得手后，将金银融成马车，之后，赶到洛阳城东一百二十里的小刘庄，与联络人秘密接头，再开展下一步行动。”如燕双掌一击道：“对呀！肯定是这样。”“而且，我可以断言，此事定然与那个至今尚未露任何痕迹的南山有紧密的关联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条线索，顺藤摸瓜，挖出内奸，破解奸谋！”听到这儿，如燕长叹一声道：“可叔父，说的热闹，咱们现在身陷囹圄，连门都出不去，还顺藤摸瓜呢！”

狄公果断地道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！”如燕吃惊地道：“逃走？”狄公点了点头。

如燕忧虑道：“可叔父，您想到过没有，一旦逃离洛阳，就是畏罪潜逃。那时，圣上怪罪，您可就真的百口莫辩了。”

狄公决绝地道：“留在这里不光是坐以待毙，更是中了对方的圈套。而今，他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儿，用诡计栽害于我，令皇帝将我软禁府中。过不了几天，圣上一定会将我关入天牢，那时我便彻底失去行动能力，而他们则可以随心所欲。你想想，除掉我之后，他们会做什么……”

如燕脱口道：“对吉利可汗下手！”

狄公道：“一点儿不错。刚刚我还想到了那只作为寿礼进献给吉利可汗的海兽戏波黄金大盘……”如燕一愣：“叔父，黄金大盘怎么了？”

狄公双眉紧蹙，忧虑道：“虽然我现在还想不出这只用九千两黄金铸成的异物究竟有何不妥，但它是经沙尔汗之手完成的……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定有问题！”如燕倒吸一口凉气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
狄公接着说道：“因此，我们必须马上逃离洛阳。时不我与，迟则生变呀！为今之计，只有会同元芳、曾泰与吉利可汗联手，彻底粉碎对方的阴谋，才能够保社稷平安，也才能讨还清白！”

如燕点点头：“您说得有道理。像皇帝那样多疑的人，任何解释都是没用的，只有事实摆在面前，她才会彻底醒悟。”狄公缓缓点了点头。“可叔父，而今内卫将咱家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咱们怎么能出得去呀？”

狄公沉吟片刻道：“如燕，你能出去吗？”如燕道：“那当然。我可以用轻功啊！”狄公道：“你先出去探看一下情况，回来再从长计议。”如燕点了点头。

内卫府大阁领凤凰与几名属下说着什么。一辆马车由远驶近，缓缓停在大门前。车门一开，钟氏走下车来，快步向大门走去。

一名内卫伸手拦住了她：“夫人，请留步。”钟氏停住了脚步道：“烦劳你进内通报，就说钟氏求见。”内卫道：“圣上有旨，自今日起，任何人不得进入狄府。”钟氏愣住了：“哦，却是为何？”内卫道：“这是圣上的旨意，谁敢多问？夫人还是赶快回去吧。”钟氏连忙答是。

凤凰快步走过来叫道：“夫人。”钟氏赶忙施礼道：“大阁领。”凤凰将她拉到了一旁。钟氏问道：“大阁领，府里出了什么事？”凤凰四下看了看，轻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保密。”钟氏点点头。

凤凰道：“狄国老坐了通敌罪，圣上将他软禁在府中。”钟氏一声惊叫，连退两步道：“这，这怎么可能！”凤凰长叹一声道：“谁说不是呀！狄国老是个好老头儿，想不到……”她四下看了看道，“你们谁有路子，赶快想办法救救他，晚了，恐怕就来不及了！”钟氏会意，轻声道：“多谢大阁领。”凤凰点了点头，钟氏转身上了马车。

钟氏的马车疾驶而来，停在离狄府后门不远的一棵大柳树

后，钟氏撩开窗帘向后门望去，后门站着两个千牛卫。

钟氏对车夫道：“绕着狄府的围墙慢慢走。”车夫答应着，一声吆喝，马车沿着狄府的围墙慢慢地走了起来。钟氏扒着窗户向外望着，高墙之下，每隔三步便站着一名千牛卫。就在此时，高墙上方白影一闪，一件什么东西闪电般掠了过去。钟氏一惊，抬头望去，那白影已经失去了踪迹。

钟氏对车夫喊道：“停车！”马车“吱呀”一声停在道旁，钟氏推门下车，四下环视着。

高墙旁边有一棵大柳树，枝繁叶茂，树干的高度已超过狄府的院墙。钟氏定睛向树顶望去，只见丫杈之间，似乎有一点点白影在晃动。钟氏的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她看了看墙边的千牛卫，对车夫道：“把车靠到柳树旁，我要小憩一下。”车夫答应着，将马车靠到了大柳树旁。

钟氏绕到树后，冲上面招了招手。“唰”，一条白影闪电般落在她的面前，正是如燕，她背靠树干轻声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上面？”钟氏笑道：“刚刚看到墙头飞过一道白影，我一猜准是你。”如燕道：“想不到，你眼睛还挺毒。”钟氏笑道：“那可不行，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吗？”如燕摇了摇头。“嫁给沙尔汗之前，我是西市中专练杂耍百戏的，凌空飞人我最拿手。”如燕捂住嘴笑道：“真的！难怪你能看到我的行踪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钟氏蹙眉道：“特来看望狄国老，想不到内卫府大阁领凤凰却告诉我，狄公坐了罪。”

如燕取笑道：“你还挺有心的，巴巴地来看我叔父，哎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”钟氏的脸腾地红了，轻声道：“你再胡说，瞧我不撕你的嘴！”如燕吃吃地笑了出来。钟氏探头向外看了看道，“先上车吧。时间久了，引人生疑。”如燕点点头。

钟氏走到车门旁，用身体挡住车门，如燕“嗖”的一下窜了进去。钟氏转身上车对车夫道：“走吧！”马车缓缓起动。

钟氏道：“狄国老怎么样了？”如燕恨恨地道：“我叔父为国为民一辈子，想不到竟会落得这样的下场！皇帝听信谗言，早晚